



编者按 今天,是新中国六十七岁华诞。铭记历史,我们不会忘记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记录当下,我们看到千千万万劳动者脚踏实地、恪尽职守,为祖国的未来奋勇拼搏。我们为辉煌的历史自豪,也为伟大的现实放歌——

祖国的荣光 赤子的方向

□ 李咏瑾

我愿意轻抚你沧桑的容颜,但我更愿意作为你千千万万守护者中的一员,心怀梦想,不断前行

“深沉厚重的爱,恰恰很难挂在嘴上,比如——爱国。”这是许多我认识的人最直接的反馈。

那一般在什么时候,会对爱国这个概念特别有感觉呢?

“在国外的時候,背井离乡肯定算吧。”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背井离乡”是个忧伤的词汇。人只有离开故乡,才最能感受到根系血肉与故土撕裂的感觉,“带着气味的芝士和半熟的牛排真吃不惯,加班累了的时候特别想念我妈的荠菜饺子,想得心窝窝疼。”

在国外,“黄皮肤”和“黑头发”们越来越不会被人误认为韩国人和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骄傲,希望祖国越来越好!”

对从事原创药物研发的李进博士来说,“爱国”就是下功夫做实实在在的事。

旅居海外的27年后,2009年,已是英国医药公司高管的李进第一次带领自己的技术团队参观我国自建的化合物样品实验中心。他惊讶地发现,那时我国用于新药合成的先导化合物只有100万种不到,而当时仅他自己所在的这家英国药物公司,就有几百万种先导化合物样本。

先导化合物样本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新药合成能力!而在世界3000多种药品名录里,我国自行研发的原创药物只有寥寥可数的两三种,其中大量临床急需的药品依然依赖国外进口!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有多少辗转在生死关头的病人苦苦期盼着良药,其实这些药物已经在欧美国家成功研发,但由于受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引入国内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个时间差,有多少病人最终熬不过这个时间差而倒在了生死线外?“一深想这些问题,心里就不由揪得慌。生产属于中国的原创药,让老百姓能买到便宜的放心药——这正是我辈奋发报国的时候。”

2012年,李进放弃国外高薪回国创业。如今,由他一手缔造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先导药物筛选“种子库”享有国际盛誉,这也是他献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对航空智能专家王献昌来说,当年走出国门的动机和现在回到祖国的原因同样深刻。在1991年和1993年的国际人工智能大会上,王献昌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学者,遭逢了欧美各国动辄近百个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代表人工智能巅峰的理论和科技应用让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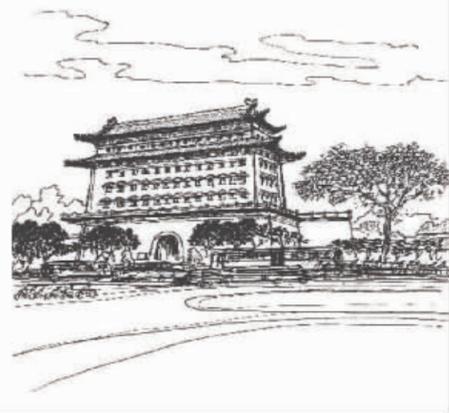
来都不服输的王献昌大为震惊,“推开国门看见高山,我们所能做的不能仅仅只是‘仰视’。”

“那就加入进去,继而超越他们!”于是,从日本的第五代智能技术研究所,再到人工智能界鼎鼎大名的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就跟唐僧取经一样!哪先进去哪。”在将人工智能技术与航空应用进一步结合后,王献昌更是找准了自己毕生的发展方向。彼时,他已是国际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专家,同时兼任加拿大一家航空软件开发公司的核心技术架构师。人生至此如果停下奋斗的脚步,后半辈子大概是一眼看到底的安逸吧。

王献昌没有选择这种“安逸”,他内心一直牵挂着祖国这些年来的发展:目前我国大型航空公司的高端运行控制软件都是从国外购买,价格动辄“亿”计,就算明知对方漫天要价。这些世界尖端核心技术应该早日实现“中国造”!

沉甸甸的民族自豪感与自我期许就此融汇成心底的支撑,王献昌果断回国创业,投身到高端航空智能系统国产化的洪流中。资金最为吃紧时,王献昌甚至卖掉了自己在加拿大的房产全力投入研发中。

又到国庆,在国旗高高飘扬的那一刻,我想,每一个心怀“中国梦”的赤子,都对祖国母亲有一番未曾说出口的肺腑之言:我愿意轻抚你沧桑的容颜,但我更愿意作为你千千万万守护者中的一员,心怀梦想,不断前行,用属于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式奋斗”,让您更加繁荣昌盛!



历史 在这里见证

□ 周玉娟

历史,是写在教科书上的文字,却也被见证历史事件的建筑物所记载,记载于一砖一瓦的坚守中

又是天高云淡的日子,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绽放芬芳。

“阿姨,那是正阳门城楼吧!”一个稚嫩声音对我说,眼前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正朝我甜甜地笑,她的父母在她身后也善意地对我笑。我欣然给他们介绍。正阳门城楼在广场的正南方安静矗立,它和南侧的中国铁路博物馆隔街相对相望。它们建筑风格迥异,一中一西,一座雕梁画栋,威武雄壮,一座西洋风格、厚重沧桑。那边,长长的队伍在门口排起了长龙的,是毛主席纪念堂。与毛主席纪念堂相对,广场的东面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里收藏着反映我们民族千年文化和历史的藏品。晨光无限美好,只是时间有限,我们挥手告别,加入奋斗在晨光中的上班族。

我将头偏向北方,将庄重真诚的目光投向正北方,那里是北京天安门。作为一座建筑,它已经脱离了建筑学上为人类提供遮风挡雨之所的单纯的意义,而是承载了我们精神层面的表达。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我喜欢这里,闭上眼睛,脑海中是一张全息的北京地图。向上追溯百年,我所在的地方是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由此从地理上辐射全国,联通中国的通衢大道都可以在这里聚焦。在这里,我常常能感受到北京特有的气息,是历史风云变幻后的痛彻心扉的印记,是经历风雷激荡后的从容安然岁月,是站在新时代转折点上的蓄势待发。

清顺治年间,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赶来京城,奉皇命在明城废墟上进行了大规模改建,重修了一座城楼,取名“天安门”,意为“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从此,天安门和中国近代历史紧紧相连,心意相通。受命于天的城门,仿佛有着一双穿透历史的眼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到一个东方大国的沉迷和痛楚,光荣和梦想。1911年,封建帝制宣告结束;1919年,“五四运动”在这里发轫,开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35年,“一二·九运动”推动了全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从这里发出的声音震惊了世界,也让亿万国人挺起了脊梁。救亡图存,东方雄狮的呐喊被一座建筑见证,这样的建筑该有怎样地动人心魄。

历史,是写在教科书上的文字,却也被见证历史事件的建筑物所记载,记载于一砖一瓦的坚守中。

本版编辑 李丹

国旗飘扬 岁月静好

□ 马新科

我忽然明白了那些在书本上一直读到的道理:没有那些先辈们浴血奋战,没有军人的守土卫疆,何来千家万户的团圆,何来万家灯火的盛世!

小时候,我们并不很能理解国与家的关系,以为它们是没有关系的。国就是上学时仰望的那面五星红旗;家,就是父亲下地干活流的汗水,是母亲每晚备好的香喷喷的饭。家与国的关系,似乎除了国庆放假便再无瓜葛。

慢慢长大,我才知道,这世间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历史告诉我们,家国之间岂止一个假期的关联,那明明是跨越时空的水乳交融,无法分割。从岳飞精忠报国到木兰替父从军,从从未远航的王伟到索马里遇袭的维和战士张楠,他们用血与火告诉我,有国才有家。

生命中第一次有了报国的色彩,是在5年前。我携笔从戎,从南粤潮汕奔赴中原郑州,成了一名军校学员。开学一个月,我就迎来了军营生涯的第一个国庆节,那是一次全新的体验。那天,我们刚刚结束百公里拉练,浑身疲惫,筋骨如同散了架。我自命是铁骨铮铮的男儿,但在这样举国欢庆的日子里,第一次离家,独自承受百公里拉练后的酸楚和孤独。拿起电话,听到家中母亲声音的一刹那,我的眼泪仍抑制不住地夺眶而出。

那天夜里,我和战友在大门站岗,望着远处璀璨的烟火,再回望庭院里那面有些老旧但猎猎飘扬的国旗,俩小伙相视无语,竟抹了眼泪。想到此时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的战士正在祖国的天南海北,各守一方,我忽然明白了那些在书本上一直读到的道理:没有那些先辈们浴血奋战,没有军人的守土卫疆,何来千家万户的团圆,何来万家灯火的盛世!

大三那年,我受命去一所大专院校带训。带训第一天,学生们跟我讲:“教官,你不用管我们的,来到这个学校的都是高考的失败者。”

看着那一张张沮丧又桀骜不驯的年轻面庞,看着他们身后操场上那面迎风飞扬的五星红旗,我从不是擅长言辞的人,那天却突然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我对着他们怒吼,你们就以这样的理由放弃自己吗?穿上军装,你们就是半个军人,哪怕是一天,也要有军人的样子,就要感受到这身军装的重量!

我感受到了这些半大孩子们内心的震惊。那天,他们把队列的口号喊破了天。

也许是每日面对着国旗的缘故,也许是身上戎装气息的渗透,也许是军营氛围的熏陶,每每谈到国家我

就热血沸腾。我想,我真的是一名军人了。

又两年之后,毕业分配的现实毫无粉饰地摆在了我面前,我纠结了。别人分配看待遇,军人分配只看地图。虽然早已做了心理准备,可是真正到了分别的那一天,我们其实是无比的伤感:一起流了几年汗的兄弟们从此各奔东西,再见不知又是在何时。

在毕业选岗的最后一刻,我站出来,主动赴边疆海岛任职。我欣喜地发现,那么多的战友好兄弟前赴后继,我其实并不孤单。毕业典礼上,我们身披绶带,向着国旗敬礼,无上光荣。

国庆又至,别人都是长长的7天假期,我和我的战友们却依然要坚守海岛。没有了假期,我与家远了,与国近了。拨通远方父母的电话,母亲没有抱怨,但语气里却是掩盖不住的心疼。我安慰着二者,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在海岛上跟战士们过得很开心。

我没有骗父母,有战士的地方,就少不了钢枪与柔情。岛上一个老班长,守岛守了12年。中秋加上国庆,他爱人攒了一年的假期,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来岛上探亲。白天,老班长忙于训练无暇顾及,嫂子就会背着儿子给大家做家乡菜,甚至偷偷给大家洗衣服。这天日落,我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在海滩上散步嬉戏。海水裹挟着咸味冲刷着沙滩,小孩子骑在父亲肩头,嫂子温柔地仰视着父子俩,笑容恬静幸福。不远处,营区里鲜艳的国旗迎着海风猎猎飞舞。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这才是最美的国庆记忆,才是最美的——岁月静好!